

蒋子龙 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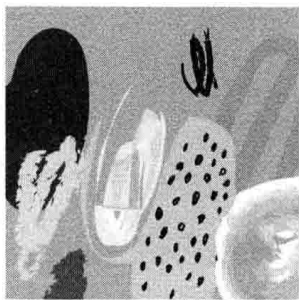
古村与古树
家就是年
书香大业
石头如何开花
灵魂飞翔的状态
红豆树下
毛乌素之光
番禺意识
游泳——回归生命本源
悲情与自豪
昙花一现

红豆树下

蒋子龙
著

潮涨潮落，滩声十里，红滩恋潮，潮养红滩。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红豆树下

蒋子龙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子龙散文集：红豆树下 / 蒋子龙著.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8

ISBN 978-7-04-045906-7

I . ①蒋… II . ①蒋…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6214 号

Jiang Zilong Sanwen Ji: Hongdou Shuxia

策划编辑 游 滨	责任编辑 朱 颖	项目统筹 王冰恻 于 嘉
版式设计 张 珺	封面设计 宋双成	责任印制 赵义民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http://www.hepmall.com.cn
印 张 24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5906-00

蒋子龙

散文集

目录

- 古村与古树 / 1
- 家就是年 / 5
- 书香大业 / 11
- 石头如何开花 / 15
- 洪雅之“雅” / 18
- 天津“城中城”
——劝业场 28
- 天津性格 / 33
- 娱乐判官——林如敏 / 40
- 读沧海 / 44
- 创作之家的“三老四小” / 47
- 去趟草原一年不生气 / 51
- 刘师傅 / 55
- 怀念大山 / 59
- 关于“前浪之死” / 63
- 文化决定城市的灵魂 / 67
- 金融街的早晨 / 72
- 新版“龙凤呈祥” / 76

灵魂飞翔的状态 / 80
我的“大知音” / 84
净 土 / 87
红滩奇观 / 93
红豆树下 / 98
天山脚下 / 105
毛乌素之光 / 114
番禺意识 / 125
游泳——回归生命本源 / 134
悲情与自豪 / 149
人文大楼的故事 / 165
放胆过大年 / 175
梦里乡关 / 180
“野”是一种气候 / 186
怀念骡子 / 191
当长江转头向西…… / 194
沧海大和尚 / 199
昙花一现 / 203

字如其人 / 206
碎思录 / 210
欣然，信然！ / 216
文学与生态 / 220
诗性人生 / 223
包儿与少年 / 226
创作札记 / 229
“让子弹飞”的地方 / 233
“黄埔”是个村 / 238
林区见闻 / 243
我的“书缘” / 248
哭和笑 / 253
听“吹” / 256
城里又见断头树 / 259
横琴变奏 / 262
灵山的灵感 / 267
龙在林海 / 271
“起跑线”上的阅读 / 275
为什么要写《人气》 / 279

写作的营地——北塘 / 285
农垦的海南 / 289
文化须登高 / 294
新闻诗——诗新闻 / 300
文化以厚道为心
——阅读南充305
神秘的武隆 / 310
伊犁短章 / 315
记忆里的光 / 320
不许放屁 / 325
渔风渔俗渔家乐 / 330
开大会怀小愿望 / 335
结婚就是为了过日子 / 341
何为“大编辑” / 346
雪后“吃春” / 353
黑色温暖 / 358
关羽，真神！ / 362
医德与医寿 / 367

古村与古树

持续了有些年头的所谓“文化热”“国学热”，与全民大旅游相契合，各处都打起“文化牌”，于是也造就了“古村热”。大家都在比量看谁的年头长，似乎谁越古旧谁就越有文化。

近年来外出到哪里都要看古村落，有相当一部分古村已荒败不堪，几无人烟，一户户透风漏气、摇摇欲坠的老宅子门上挂着锈渍斑斑的铁锁，勉为其难地还在拼力支持着当地的旅游收入。但也确有许多依旧人烟兴盛的古村，它们大都靠山近水，地处平原的古村没有山可靠，但水是绝不能缺的，或靠河，或临江，或面海……

没有江河湖海的自然优势，也要挖塘打井引水蓄水。《管子·水地篇》称：“水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宗宝”。所以，“吉地不可无水”，长盛不衰的古村，一定要有好水。

但古村最显著的标志，还是要有古树。

古树自然都是大树，生长了数百年、上千年、甚或数千年。如四川的打幽村，酷似群山中的一把“太师椅”，三面翠峰护佑，一条溪流滚着浪花从前面开阔处款款流进村来，在村内兜了个“U”形的弯，又吸纳了诸多从后山流下来的泉水，清滢滢地转身继续前行，果然是“金城环抱，水之罗绕”。最奇的还是村口那十几株巨樟，树龄从几百岁到千岁不等，最大的那株树干上披红挂彩，树下摆着香炉和供品，被全村人当做神一样敬奉着。不远处还有一株大树，从远处看枝繁叶茂，冠盖如云，却不知曾经历过怎样的雷击火烧，树干的下部有个巨大的空洞，年轻人喜欢在里面谈情说爱或搞小型聚会，老年人则喜欢在里面打麻将。一个树洞俨然成了打幽村的“娱乐中心”。

亲近树、崇拜树是人类固有的天性。大树代表一个村子的形象，乃至命运。有古树，村子就有了历史，有了故事，有了灵性，能读懂树，也就读懂古村了。广东的南社是个有1400年历史的古村，一条很像样子的河流穿村而过，河两岸是立地参天的古榕。村中心最引人瞩目的那株千年巨榕，在1976年“文革风暴”形成时突然枯死了。因它是南社村的象征，甚至是村里老人心中的图腾，虽死也没人敢动它。巨榕死了10年之久，“文革”结束后竟渐渐又活过来，不是冒出新枝重新生长，而像昏迷后复苏一样，是整体的复活，树形

依然，气象依然。

我在南社村时不只一遍听到当地人讲述这棵树决然赴死又死而后生的传奇，似乎是要一再向我证明，古树为神，想不承认它有灵性都不行。相同的神奇在江西浣陂也发生过。这是个有800多年历史的神秘古村，坐落于富水河畔，山抱水环，天然形胜。除去有一条河，村里还有与天上28星宿相对应的28个水塘，串连环绕，小桥流水，息息相通。村内巷道按八卦修造，用卵石铺就，在村南“翰林第”的大房子前面，有一株600年的古樟树，同根双干，又称“连理樟”。名为“连理”却一边生机盎然，一边已干枯死掉。

村长给我讲了个故事，1930年底，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成功，捉住了国民党18师师长、江西剿匪总指挥张辉瓒，在押解途中遇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朱德立即下令为其松绑，毛泽东也当面许诺张辉瓒，红军不会杀他。并嘱咐红军军长何长工：“这个张辉瓒不要杀，杀他没有什么益处，留着他反而对我们有用，对革命有用，起码对国民党官兵是个教育，会有影响。”但在苏区政府召开的祝捷大会上，局势失控，赤卫队员从红军战士手中抢走张辉瓒，当即处决，并割下头颅装进竹笼，放在一块木板上扔进江里，任其顺水漂流，将没有头的尸体就挂在“连理樟”上示众。

自那时起，古樟挂尸体的那一边就渐渐枯萎死去了。

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灵性，即所谓“一花一世界”“日暮依木而憩”。凡是生命，就有相通的东西，即便是植物与动物之间也一样。这种相通的东西就是“气”。哲学史家张岱年说过，西周末年的伯阳父就已提出“天地之气”，以后又有许多哲人涉足“气”河。在中国哲学中，“气”是构成自然万物的基本要素。而树有形，自然有自己的气场。尤其是大树、古树，固聚阳气，护荫地脉。

大跃进的灾难是从砍树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也与“毁林造田”有关。古村的古树，是历史变迁的见证，甚至可以说一棵古树，就是一个村庄。安徽随州的一个古村，有几株3000年以上的巨大银杏，上个世纪度荒时期曾救活过不少人；陕西黄帝陵有5000年的古柏……世界上还没有长城、没有金字塔，罗马帝国和大秦帝国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些树了，我们却往往“真神不敬假神”。

现代社会经常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一会儿这个“热”，一会儿那个“热”，但愿当下的“古村热”“古村游”，不要冷落乃至伤损了古树。

家就是年

临近春节，中国最主要的景观，就是——“回家”。

各处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拎着大包小包，拥挤着、执着着，无论路途多远，行程多难，浩浩荡荡地往家赶。这时候举国上下、男女老少，“家”的观念变得最为突出，异常强烈。现代人平时四分五散，各忙各的，各顾各的，甚至有国外的社会学者提出当今世界已进入“无缘社会”，即亲缘越来越淡薄，家庭松散，家人疏离。而过春节了，也只有农历过大年才最像年，中国人是一定要回家的，无论如何都要在除夕之前赶回家，谁也不愿意在“一年将昼夜”的时候，成为“万里未归人”。

家是什么？家就是年。回到家就是过年。至少在除夕夜，人们的心里只有家，只有家人。

年是什么？年是家。过年的时候最需要有个家。有家才能过个囿囿年、过个好年！

回家过年的大军或许还是以城市打工族为主力，却也包括

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各色人等，诸如有能力占住自己老窝，又到更喜欢的地方买房居住，过年是一定还要回到老窝的。平时家是越新越好，过年则是老家好。还有平时满世界飞的各类精英们，打拼、成功一定是在离开家的地方，过年却要带着孩子、配偶回到老人身边团聚。否则成功的意义何在？

再有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到南方投奔孩子们过年。自当年我从农村考到天津上中学，后来又出去当兵，就背离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当自己做了父亲，自然就要承受子女远游的现实。眼下据说是数字化时代，抬脚动步都要算计一下，凡事需先考虑成本，前些年都是孩子回到我身边过年，那要花费五、六张机票钱，因老伴天一凉就飞到南方享福去了，我去凑合他们过年只需买一张机票就行了。这个账一算，我老人家辛苦一点还是很值得。

再说，人在年轻的时候，父母是家。等到上了年纪，儿女就成了你的家。

但回孩子家过年，可是个力气活，需要大量置办年货，恨不得把自己认为好吃的和他们用得着的东西都给带去。不是孩子们真的需要这些东西，是我需要带给他们。

过年就要有“货”，要想年过得好，就得当“吃货”。我们不是“舌尖上的中国”嘛！

其实这就是年俗。过春节就要遵年俗，有“俗”才有

“年”，越“俗”年就越有味儿。过年不要当什么“高级动物”，莫忘了人本身就是“低级动物”。正好我办年货的兴趣也多在进嘴的东西上，羊肉是带多少都不嫌多的，南方的市场上很难买到羊肉，偶尔碰见也是带皮的，没法吃。我到西北角回民区一名店，全是新宰的羊，整只地挂在大堂的横杠上，想要哪个部位任顾客挑选。我先挑选了5公斤适合涮锅的“抹搭儿”和后腿上部的肉，切成薄片；前腿肉5公斤，炖着吃好；肋条上下选了八瘦二肥的肉3公斤，绞成肉馅；2公斤的上脑，炒着吃最香。还有山西的新小米10斤，4个沙窝的大青萝卜，那真是掉在地上摔八瓣，脆而甜，20支天津大糖堆儿，按老习俗这是大年三十不可缺少的美食……

差点忘了，临出发的早晨不能再去游泳了，早早地到市场上买回两大兜子新鲜的西红柿和黄瓜，打包的时候能带多少就算多少。这两样东西并非南方没有，而是质地和味道差远了。许多年前，社会上还时兴北方人到南方采买时髦的东西，可广东作家协会主席陈国凯先生和夫人，每到北方临走时都要买一箱黄瓜和西红柿带走。我不解，广东并不缺这个啊？他们说没有你们这边的好吃。之前我也曾多次南下，大概是没有机会生吃，竟然没有留意它们味道上的差别。后来再南下住到孩子家里，生吃这两样原本就能生吃的东西，稍加夸张地说，那黄瓜有点像棉花套子，西红柿缺失了那

种酸甜恰到好处的美妙。于是这两样也成了我南下必带的东西。

有一次我跟老伴发牢骚，从前北人南迁是发配，如今却成了时尚，还形成一个“大潮”。但饮食习惯一时又怎么改得过来？害得我像骡子一样一趟趟往这边搬运北方最普通的东西。老伴嘲弄道，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你忘了？这个问题半个多世纪前雷锋同志就已经回答了，人活着必须吃饭，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你至今还喜欢家乡饭，当年为什么要到天津念书？念书也罢，毕业后为什么不回乡？再说哪个孩子让你带这么多东西了，你不是贱骨肉愿意当骡子吗？

孩子们也确实觉得我每次南行的行李太重了，除去交付托运的，还要手提肩扛，这么多东西是怎么折腾来的？岂不知我当骡子是很有经验的。过去一进年关，老家的牲口棚和料槽上都要贴“喜”，或用红纸写就的“六畜兴旺”“槽头吉庆”，人和牲畜是都要过年的。在我家的所有牲口当中，我最尊重那头大青骡子，好像只能用“尊重”，而不敢用“喜欢”来形容我的感觉，当时我还太小，没有亲近或喜欢它的资格。我可以独自骑牛、骑驴，却爬不到骡子背上去，它虽然脾气不错，却有一种大牲口的高贵，令我望而生畏，不敢放肆。除非某一天我表现比较好，还得父亲和哥哥们高兴，托我上去骑一会儿，那感觉真是不一样，比所有人都高

出一大截，有“一览众山小”之慨。

大青骡子在我家的地位甚至高于一般的家庭成员，因为它太重要了，力大、好使，下地或拉车的重活都是它打头。每逢下地或套车之前，我大哥总是抓一把黑豆放到骡子嘴边，看着它不紧不慢地享用这特殊的零食，而其他牲口绝对没有这种待遇。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知道了黑豆的营养价值，一头那么猛壮的大骡子，吃一把黑豆就可以精神抖擞地干半天重活。前些年有高人告诉我一个妙方，醋泡黑豆可强身健体，我虽然对近年来铺天盖地的养生诀窍心存疑虑，却立刻就接受了醋黑豆。每天早晨去游泳之前吃一勺，而且在吃黑豆的时候常会想起大青骡子，下水后果然觉得身上长劲，常有游完千米还不过瘾的感觉。

有位经典作家说过，没有人能逃离童年的影响，对那头大青骡子的印象就伴随了我大半生，时不时会想起它，有时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以它自喻，觉得自己很像一头骡子。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1979年第一次出国，那时虽然能兑换的外币不多，但在国外能买得起的新鲜东西却不少，把所有带出的钱花光用净，到回国的时候兜里连一个钢镚儿都不剩了。到北京下飞机，然后乘汽车转火车挤公共，将大包小包驮回家，当老婆孩子围过来打开箱子的那一会儿，才知道出国的最大快乐不是出去见世面、开洋荤，而是回到家的那一刻。

似乎就在那时候，也体悟到了骡子的快乐。

过年当骡子也如此，儿子把我从机场接回家，全家人正在忙乎晚饭。我一进门，他们什么活都停了，全拥过来问这问那，老伴的第一个动作却是打开箱子，有些东西要放进冰箱，有些东西实在馋得慌马上就可以吃。不大一会儿，一家大小每人手里举着个大糖堆儿，孙女已经长大，吃得很优雅，但竹棍儿上的糖葫芦却消失得很快，小孙子连腮帮子上都粘着糖渣……这就是我过年的高潮。

晚饭后切开一个青萝卜，咬一口嘎嘣脆，消食败火，大家吃得开心还因为它是我千里迢迢从北方带过去的。以后每吃一样我带去的東西，孩子似有意无意地都会造出一个句子：“这是爷爷从天津带来的。”我做爷爷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等到我带去的東西快吃光了，我也该回天津的老窝了，读书写作过自己平静的日子。每天晚上有喝两盅的习惯，有时进入微醺状态，想孩子想得厉害，就借着酒劲叫着他们的名字高喊两声。一到这时，也格外盼着快点再享受当骡子的快乐。